

奉化唐诗有几何

沈潇潇

我曾在多年前的旧文中写道：“有人考证过，在唐一代，杖履踏访歌咏剡源九曲和雪窦胜景的有百余位诗人，由此形成了‘浙东唐诗之路’的东支线。”后来随着了解渐多，我对这“有人考证”的百余位唐代诗人来过奉化的结论渐生怀疑。不久前又看到一文，说奉化自“唐、宋以来有数百位文人墨客来赏景郊游，单唐诗就有1500首左右”。称唐宋以来有数百位文人墨客来奉实在是在说小了，而称“单唐诗就有1500首左右”则夸张得让我几乎惊掉下巴。如果说，称踏访奉化胜景的有百余位唐诗人，可能是出于对乡土的偏爱，把所有可能来过四明山的唐诗人都算在其中了，姑称“差之毫厘”，那么，称有约1500首写奉化的唐诗，实在是“谬以千里”了。

有关奉化的唐诗，应该是写奉化山川人文的唐诗。据宁波大学教授李亮伟研考，“明确写宁波且占主要篇幅的”唐至五代诗80首。宁波原属会稽郡、越州地，迟至唐开元二十六年(738)才单独设州设县，文化发育不如浙东唐诗之路主干线沿线越地早，有数十位唐诗人吟咏宁波，也算正常。其中，写奉化的有20来首，在当时明州各县名列第一(堪与比肩的余姚在唐代属越州不属明州)，也属难得。

方干(839–约888)是最早游历奉化并留诗最多的一位唐诗人。方干，号玄英，睦州桐庐县(今桐庐市)人。应进士举不第，隐于“萧然山水间，以诗自放”，“萧然山水间”就是

会稽鉴(镜)湖一带，今杭州萧山区名即来自萧然之山。他留下的吟咏奉化的诗有5首，分别是《登雪窦僧家》《游雪窦寺》《题雪窦禅师壁》(一作《赠雪窦峰禅师》)《游岳林寺》和《贻亮上人》。《全唐诗》收有他的348首诗，但《游雪窦寺》未收于《全唐诗》和《玄英集》，见于黄宗羲《四明山志》、清康熙《雪窦寺志》、雍正《宁波府志》和《全唐诗续拾》；《游岳林寺》见于清康熙《明州岳林寺志》、光绪《奉化县志》和《全唐诗续拾》；《贻亮上人》见于宋《宋高僧传》，亮上人为唐高僧、奉化人宗亮(819–898)，时任持明州国宁寺(后改天宁寺，在今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路，现尚存唐塔)。

对奉化歌咏力度最大、影响最大的当数晚唐双星座诗人“皮陆”。那年，久隐于四明山的道士谢遗尘拜访陆龟蒙(?–约881年)，道士不食人间烟火，唯言四明山水之奇之异，引得陆诗人诗兴大发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四明山九题诗》。好友皮日休(约838–约883)读后亦大发诗兴，以九题唱和，遂成浙东唐诗之路东支线的华彩章。这九题诗中，有四题写的是雪窦胜景：鞠侯、云北、云南、过云。鞠侯岩即徐凫岩。雪窦山一线岗岭有云不绝二十里，古人给起了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雅称“二十里云”。岗岭北为云北(包括当下的网红地栖霞坑)，以南即云南，南北往来穿云过雾即过云。因皮陆唱和，雪窦山一下子多了八首唐诗。

还有吟咏奉化的几首唐诗，分别是崔道融(生卒年不详)的《雪窦

禅师》、贯休(832–913)的《怀四明亮公》(亮公，即方干《贻亮上人》诗中的“亮上人”。按以上算来，纯粹咏奉化山川、人事的唐诗有十五首。雪窦山属四明山脉，四明山脉横跨明越两州，若再算上施肩吾《宿四明山》、孟郊《送萧炼师入四明山》等数首诗题有“四明山”字眼的诗奉化也有份，那总计就有二十几首了。

与奉化有关的唐诗，也该包括唐代奉化籍诗人的作品。第一位是孙郛(生卒年不详)。孙郛，字希韩，明州奉化人(也有一说为台州仙居人)。唐乾宁四年(897)进士及第，因其师方干向皇帝推荐，官至左拾遗，后隐居奉化南山。他有三首半诗入选《全唐诗》，内容与奉化无关联，分别是《古意(二首)》《哭方玄英先生》和散句“仁宦类商贾，终日常东西”。第二位是释宗亮(生卒年不详)，即前已写到的亮上人、四明亮公。其俗姓冯，名元亮，原籍奉化。唐开成年间(836–840)出家，大中年间(847–859)，为明州国宁寺住持。其诗存有《它山歌》《它山堰》《咏范供奉礼舍利塔》《灵鳗井》《题瓶壶峰》等。两位奉化籍诗人，共留存有八首半诗。

有近年编的《奉化历代诗选》还列有唐奉化诗人邢允中和唐武侯官人。但在集奉化历志之大成的清光绪《奉化县志》中，查不到邢允中其人其诗。其诗《洗鉢潭》《驻锡峰》两首见于清人编的《全唐诗续拾》，摘自清康熙间舒顺方、董彦琦编纂的《剡川诗钞》，而其源头颇为传奇，说是西山护国院(在今锦屏街道西溪村)禅师“锄地得石鐫诗其上，因为录存”。研治中国史学的四把钥匙是职官制度、历史地理、年代学

和目录学，其中历代职官制度尤为重要。近有学人考证，邢允中曾任左班殿直、监盐酒商税务，而左、右班殿直的职官名称仅存在于北宋，所谓“唐元和诗人邢允中”缘于清以来学者未能注意北宋职官“左班殿直”而导致以误传误，认为邢实为宋人而非唐人，其具体职务是以左班殿直监奉化县盐酒商税务。唐武侯官人的一首《离别难》见于清代《四明诗干》，并记：“唐武侯官人为剡川士人妻，配入掖廷。”《奉化历代诗选》编选者以“剡川即(奉化)剡溪”而迁入唐奉化诗人之列。其实，剡溪明州奉化有，越州也有。越州剡溪是浙东唐诗之路主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文化底蕴和知名度均超奉化剡溪，唐诗人留踪和留诗也更多。它从嵊州发源，向北与曹娥江、镜湖相接，周边地区古亦称剡川，如唐开元间，沉溺于道术的贺知章以病痾之身向唐玄宗请求告老还乡，并想把自己在萧然之山麓、镜湖之畔的故宅辟为道观，唐玄宗即“诏赐镜湖剡川一曲”给贺的道观作放生池。查宁波最早的地方志宋宝庆《四明志》和奉化历志，也无唐武侯官人的记载。据此，可基本推断唐武侯官人非明州奉化籍人士。

编于清康熙年间的《全唐诗》，也把唐以后的五代之诗也收入其中，若照此标准，奉化的释契此(布袋和尚)、延寿(曾任持雪窦寺)和契此弟子“摩诃太公”蒋宗霸的偈诗也可算在唐诗之列了，但在在我看来，这算为唐诗也太没成色了。

在浙东唐诗之路东支线(由越州向东至明州境内)上，奉化所留唐诗本是名列前茅的，以夸大不实之词哗众取宠则要不得。



记忆中的供销社

徐国平

前段时间，一家人到老家西坞走亲，在大舅子家用过中餐后，刚从国外读书回来的孙女提议去看看西坞老街的样子。我和老伴就与她一起，从西街河那边跨过西坞古来有名的义桥头，来到一纵一横的老街。老街三四十间门面，大多是商铺。门前有的张灯结彩，有的倒贴福字。许是疫情已平稳控制，人们心情轻松，又逢传统佳节，街上熙熙攘攘，一派喜庆热闹景象。

孙女见惯了国内外大城市豪华的街景，对这古朴的乡镇老街有一种新奇、异常的感觉。我和老伴则更多的是感受历史，品味流年，抚今忆昔。我们忆及上世纪近四十年间，这里曾是供销社生活商店的店面，有副食、百货、棉布、文具、药品、五金交电、水产、食品(肉类)等七八个部。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，除粮油、蔬菜外，几乎全部由供销社经营。这里每个店面的三尺柜台都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童年和青春岁月。

我最早认识和接触供销社，是

在上小学时，到这里的文具部购买铅笔、蜡笔、橡皮、卷笔刀等学习用品，还有春节时用压岁钱买花绿纸(一种印有古代人物的纸卡片)，看着陈列在玻璃橱柜、货架上的“小人书”(连环画)垂涎。平时还经常提着瓶子到副食品部打酱油、米醋、老酒，一分钱二分钱都可以打。营业员用提子从酱油缸中提满酱油，用漏斗灌入瓶里，飘来一股酱油香。我最喜欢干这个差事，因为如有剩余的钱，可以买颗糖果，让嘴巴甜一阵子。在当时，一颗糖果绝对比现在的肯德基来得过瘾。

成年成家以后，到供销社购物就更多了。在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，很多商品都要凭票购买。买布要布票，买棉花要棉花票。买食盐、猪肉、烟酒、豆制品，买煤油、火柴、肥皂都要凭票。每逢过年，拿着各种票证到处排队。买只猪头凭票还要托熟人。供应年货的营业员最“吃香”，但也最辛苦。

路过五金交电部时，我和老伴又回忆起当年我们结婚时为了购买自行车、台钟、缝纫机这三大件，先是求亲托友，好不容易拿到票子，然

后向亲友借了几十元钱，加上自己的积蓄，才买到凤凰牌自行车、三五牌台钟和西湖牌缝纫机。这三大件陪伴了我们许多年。特别是那台缝纫机很实用，家里平时衣服缝缝补补全靠它。当年的供销社就是这样，一头连着物资供应部门，一头连着千家万户，在保障供给，解决百姓日常生活需要，稳定市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我们在老街上边走边看，不觉来到原副食部的门前。在这里我驻足停留，对孙女说：“这是你太公(曾祖父)工作过很多年的地方。”孙女听了不由肃然起敬。我父亲从13岁在这里的南货店当学徒，1956年转为供销社职工，工作严谨务实，兢兢业业，直至去世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年“双抢”时，供销社都要组织职工送货下乡，把农民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送到农舍田头。年迈瘦弱的父亲也冒着酷暑，肩挑背扛，送货到村，每次回到家时疲惫不堪。还有每逢过年，店里要包红枣、桂圆等“拜岁果包”，父亲每晚都要加班到深夜，有时还会叫上姐姐和我一起去帮忙。

记忆中的供销社，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地处南横公路边上的采购商店和生产商店。采购商店主要收购农副产

品，回收废旧物资。生产商店直接为三农(农村、农业、农民)服务，调运、储备和分销农业生产需要的化肥、农药、农膜、农机具等生产资料和农村建房需要的建筑材料。当时我的一个同学在生产商店工作，他对我说，我们与生产队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，生产商店可以说是生产队的“后勤部”。农村农业需要什么，我们就干什么。那一年水稻突发纹枯病，我们全力以赴，紧急采购调运井冈霉素灭杀病虫害，亏了本也要做。

供销社承载着历史的沧桑，岁月的痕迹，也一直没有消失。县一级的供销社及其经营体系一直在发挥着积极作用。从2014年起浙江、广东等4省开展了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。最近湖北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，基本覆盖全省改革，又将供销社推向时代前台。虽然现在供销社的经营方式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模式有很大差异，但作为姓农为农的国家队主力军，参与重要生产物资经营，参与重要生活用品保障，是稳定大盘的重要基石，也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，助农兴农，促销便民。期待新模式的供销社在新征程上创出新业绩。

谢志强

宁波有个人数不少的小小说创作群体，其中好几位作家表现不凡，引人瞩目。蒋静波是其中一位。连续多年来，我一直关注着她的创作。

在述评2022年度浙江省小小说时，读到蒋静波的《蜜蜂的理想》(《天池小小说》2022年第1期，《小说选刊》2022年第4期)、《一位婆婆叫芦花》(《百花园》2022年第1期)等作品，眼前一亮。马上联想起两位经典作家：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和雷蒙德·卡佛《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》。

海明威说：“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很庄严宏伟，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。”他是从叙述语言层面称隐藏在水下的“八分之七”为省略，用“八分之一”去表现“八分之七”。简约派卡佛认定海明威是自己的文学师父。小小说由于受体量限制，须以独特的方法整体性处理素材。

卡佛的《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》，是一篇小小说。写了一个女人失眠，跟邻居交流，看见了最细小的东西：晾衣绳上的衣夹，草丛中的鼻涕虫。隐去了两个故事：一个是邻居山姆和她丈夫的友情故事，一个是她与丈夫婚姻生活的故事。卡佛唯有在这种规模的小说里，像被夜色笼罩一样，隐藏了相关的故事，只写男女交流的故事，而且似乎什么也没发生。这正是小小说要做的事儿。

阅读蒋静波的小小说，我仿佛看见水面的冰山一角，并且能感到水下宏伟的底座。小小说作家看待世界的视角和表达世界的方法，应是整体性地处理显与隐、小与大、实与虚的关系。相配套的是对细节的特别的珍视，像卡佛那样“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”，那有意味有容量的细节，成了内在有机的核心。这正是小小说显著而独特的文本特征。

近两年，蒋静波像一位辛勤的园丁侍弄花圃，专注于花儿系列的创作，多为童年的视角。百花争艳，说的是花，写的是人，平凡人的生命如花儿绽放，花与人互为映照，那是文学审美之花。在《蜜蜂的理想》中，有蜜蜂必有花儿，作品却隐去花儿的故事，只字不提花儿，只讲了一个蜜蜂的故事：蜜蜂与男孩。我念小学也写过作文《我的理想》，我长大了也当过教师作过家访，因此，我能够与作品里的两个主角共情。我关心的是小男孩小杰的作文怎么写？小杰先写了一句：我还没有找到我的理想。老师批评并家访。作为读者，我从小学生转换成了教师：跟我当年家访会出现什么不同？小男孩的奶奶拿出防蜂帽，而小杰追着蜜蜂出场(人物怎么出场很有讲究)。那是蜜蜂的世界，也是花儿的世界，但作者偏偏只字不提花。于是师生的角色转换：小杰教老师关于蜜蜂的生活，还引出教师被蜇的记忆。记得当年我家访，也是惊奇学生家里的各种地上的动物，学生也传授动物的知识(尤其是一只白鹅)。而蜜蜂更是文学青睐的小生灵，它会飞，飞到教室；蜜蜂的理想也是小杰的理想。蜜蜂带来灵感，小杰终于补上了作文结尾一句，是蜜蜂的回应。同时，把我带回了遥远的童年，我的作文，写过就忘了，因为贪大而悬空，不接地气。

《一位婆婆叫芦花》则是采用小女孩的第一人称的视角，她与叫芦花的婆婆的关系。作家有一个职责：命名或正名，从而拨乱反正，归本清源，消解歧视。过去村庄传统的称谓习俗，把娶人的女人称为阿根家的或阿根嫂，她真实的姓名被遗忘，以致香港的亲人来找，村里人不知有个叫王芦花的女人。于是，婆婆为自己正名，由“我”这个小女孩开始，叫了，有奖。由此引起连锁反应，村里的婆婆纷纷效仿正名。这是一种女性集体的抗争。这是一个关于正名的故事，隐去了另外两个故事：香港亲戚的故事，死去的丈夫阿根的故事，以及对小女孩成长的启示，还包括涉及传统的歧视，构成了正名的“冰山一角”下边强大的“底座”。正名这件小事牵一发而动全局。

就小小说发表和转载篇数而言，蒋静波和另一位宁波作家岑燮钧为浙江省最多。而且，保持着相当的水准，有上升势头。精品可遇不可求，是在写作中偶得。经典作家的创作实践证明：所谓灵感在写作过程中能够不断闪现。所以，唯有阅读、阅读、再阅读，写作、写作、再写作。阅读与写作构成了作家的“冰山底座”，精品仅是“冰山一角”。小小说如水珠，要聚合到一定的流量，才能形成溪或河，精品是浪花。当然，每个作家都会出现创作的“大年”或“小年”。希望蒋静波从“冰山底座”中，呈现更多的“冰山一角”，在潺潺的溪河中，涌现一朵朵美丽的浪花。

玉兰花开时

九龙人

人们交口赞誉玉兰是春天的贵人，也有称赞其为端庄美丽的使者。喜欢的理由主要是玉兰花的纯洁素雅和雍容华贵。要说还有一点喜欢便是：当所有的花卉仍在返春途中或远在深山幽谷时，玉兰花早早就开始绽放了。

玉兰花的种类很多，颜色有白、紫、粉红、粉白相间等等。我最早见到玉兰树，是故乡奉化的小山村。曾记得故乡山巅林中有许多天然生长的玉兰树，俗称望春花。最高的两三棵傲然矗立在距我家很近的竹林中，一到初春，动静有致，十分耀眼。当洁白的望春花盛开时，漫山遍野的春笋也开始破土而出，里山人就进入上山掘笋的忙碌季节。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城市乡村大力推进绿化建设，玉兰系列的品种就多了起来。当然，我更喜欢盛开在故乡山间洁白如玉的望春花。

早些年我逐梦军营离开家乡，每当赶上早春时节探亲休假，少不了走进大山深处，欣赏玉兰花婷婷的模样，短暂的和玉兰站在同一个春天，领略故乡大山的神奇美景和风光气息，唯一遗憾的是那时没有手机，也不会照相，没有留下任何美好的镜头。这些年自从手机的拍照效果升级后，闲暇时光总会走近都市居住地附近的山山水水、古街古埠、公园景点，随拍几张照片推送微信朋友圈。

今早的行动说来有点意思，当我翘首抓拍几朵刚脱下外套的紫玉兰花苞时，几只娇小可爱的黄鹂突然飞来，落在了玉兰树的枝杈上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久久不愿飞去，还哼起了和谐动听的小调。我想这也许是因为玉兰花太美，也或许是因为玉兰花香而陶醉……

冬藏一季，盛满神奇；渴望春天，脱掉绒衣。一身紫气，亭亭玉立；映衬蓝天，格外美丽。